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須溪集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任溥

提要

須溪集十卷　　別集類三　宋

臣等謹案須溪集十卷宋劉辰翁撰辰翁字會孟廬陵人須溪其所居地名也少補太學生景定壬戌廷試入丙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江萬里陳宜中薦居史館除太學博士皆固辭宋亡遂不復出辰翁當賈似道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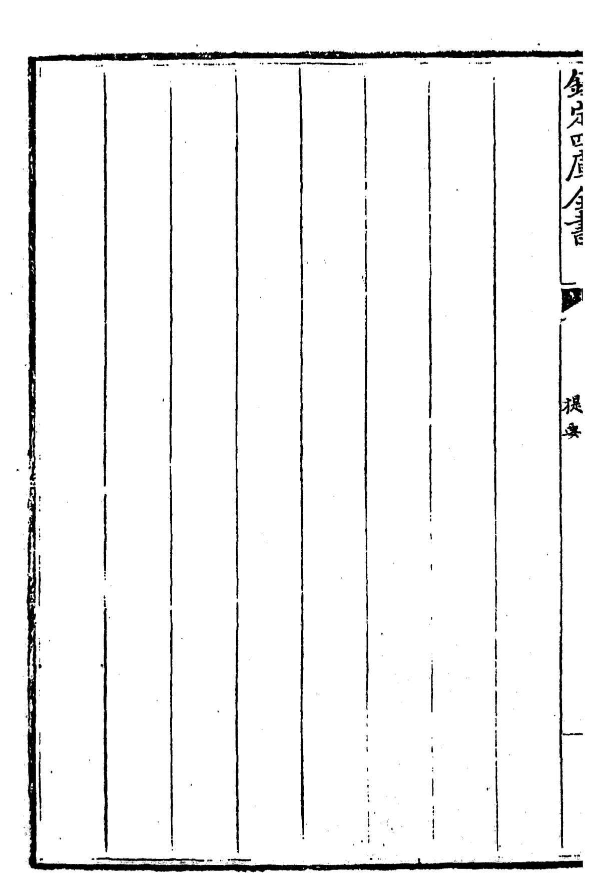
國對策極言濟邸無後可慟忠良殘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幾為似道所中以此得鯁直名文章亦見重於世其門生王夢應作祭文至稱韓歐後惟先生卓然秦漢巨筆然辰翁論詩評文往往意取尖新太傷佻巧其批點如杜甫集世說新語及班馬異同諸書今尚有傳本大率破碎纖仄無裨來學即其所作詩文亦專以奇怪磊落為宗務在艱澁其詞

甚或至扵不可句讀尤不免軼於繩墨之外特其蹊徑本是蒙莊故惝恍迷離亦間有意趣不盡墮牛鬼蛇神且其於宗邦淪覆之後睠懷麥秀寄托遥深忠愛之忱往往形諸筆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固不必概以禮格繩之矣須溪集明人見者甚罕即諸書亦多不載其卷數韓敬選訂晚宗諸家之文嘗以不得辰翁全集為恨聞蘭溪胡應麟遺書中有

其名往求之卒弗能獲蓋其散失已久世所傳者惟須溪記鈔及須溪四景詩二種僅寥寥數篇今檢永樂大典所録記序雜著詩尚多謹採輯裒次釐為十卷其天下同文集及記鈔所載而不見於永樂大典者亦别為抄補以存其槩至四景詩則原屬單行之本今仍各著於録故不復採入云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須溪集卷一

宋 劉辰翁 撰

記

臨江軍新喻縣學重修大成殿記

喻學丙戌之修禮殿爲大教官吳鳳孫以丁學諭敬直來請曰老生無能爲於鄉黨視前楹碑吾宋紹定戊子李侯仁任所修也於今六十年矣柱崩梁壞風雨歸然迺乙酉十月廉部眞定趙公秉政既定先聖弟子籍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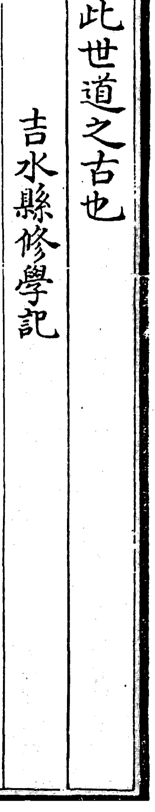
又二十人復其終身常調不征縣旌别有加命修學於是令丞簿尉各以其力為倡士之經營勸相者奔走來會月三望而功畢廣闊丈餘靈星翼張越佚貫舊夐焉出於震蕩殘鈌之後葢勞於創造而大於興繼鳳孫則承乏視成而已此部使者奉宣之實意而諸大夫邑人受學之大誼也於念茲敢請余惟是邑名公多士非猥遠凡陋者之所敢及既辭不獲讓則受言載之于篇道猶天也凡干戈潰亂之出於宇宙如雷霆風雨危不可

處而天體霽然不待明日光復其舊必歸於禮樂情性道德風俗如使古聖人之所以為天下國家者不用而一出於兵與刑則民之類滅久矣孰非命也繇周公而上千有餘歲命世而為君繇孔子至今亦千有餘歲命世而為儒君道未嘗非儒儒者實輔是君以明其道故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亦堯而已矣誦夫子之言行夫子之行是亦夫子而已矣居敬行簡以臨其民南面之夫子也敬事而信節用愛人千乘之夫子也一日無

是道則國非其國矣而儒者猶歟然曰不用道未嘗不用於世而世有無用之儒代之所以絕續存亡民之所以死生利病特繫於理之是非而不在其人之用舍得乎道而為天得乎天而為命道命一物也古今一日也道在是則夫子在是夫子在是則君道在是故事道如夫子事夫子如事君記曰能為師而後能為長能為長而後能為君夫子教為君者也律有煩有省令有遷有改惟經之為訓毋敢畔是故春秋者撥亂反正萬世太

平之書也利欲之横流也甚於洪水然平成之後不聞復有洪水也由今之俗望春秋猶治世非春秋之世治也所以為春秋者治也刑之而有不懲也兵之而有不遏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受之天為中國受之王為嘉師必有推明人極之立與天地並其效常得於世教之所不及而後知今之致隆者容有未盡昔之蹔廢者本未嘗亡也夫視學告朔豈直觀美哉諸生低回習禮具瞻冕服其亦思夫東家之匹夫陳蔡之環轍時君遺之

鄉國違之而所以致此者亦其遯世無悶不怨不尤屈於一時者為教父父故必以迂晦為世守阨窮為家法而况上之人優重之作成之當路簡擢之著定之闔邑茂異之顧其踽踽涼涼一或不能專志於道而終安於命則所以為天下國家者又未見其有可望而天下國家亦卒若外之者未必皆世之咎也余既言三代餘民受罔極之賜如夫子者又欲陋巷時賢以身之貧賤學其為夫子者蓋進取之事不在科舉而在學術與人品



此世道之古也

吉水縣修學記

曲阜遺履千餘年自漢髙過魯祠始盛開元詔通祀則又盛慶歴置州縣學則又盛余嘗執俎豆於辟雍祭酒攝三公以衮衣北面庭燎煌煌佩玉鏘鏘工奏樂章搏拊笙簧其行事視先代帝王社稷宗廟上近年黜陟配饗復增曾子子思下逮先儒與一時遊從通祀在列東南徧書院官建御書禮殿不特校庠序止皆古所未嘗

有也此一時也奎運飈回而講堂興董養之嗟玄圃懷敬容之慼鷹揚馬上儒緩披離慨城闕之園蔬傷綿蕝之何日吉又郡邑之一在多士為最在賦籍為小江岸漂搖壬午稽天學存亡不計水後三年邑有仁侯曰平陽劉煥至之日即有意教養籌朱憲魯人材足達志每春秋上丁與紱麟之旦有事于先聖如魯而他廟上元之燈民間江南之樂所以崇祀淫威者易彼於此觀聽異焉峩峩而會者巖穴常數百拔奉充庖勸侑禮飲閱

歲且滿大議修學由長暨尉捐竭裨畫自殿而門自堂
而序精廬艫分列祠興秩開徑旁來星明戟幽規制聿
新乃像闕里初見睟容作會閟嚴馮負致美又以社壇
接壤修復種樹風雩遊息與學為家或曰靡矣非制也
將無與燈樂似余曰異教土木窮妖極麗賢侯不以正
徇邪不以儉廢隆尊教父息巫俗脩廢官作恭孚先郡
他邑有乎不彼疾而此議焉黨慝也杜子美於衡山孔
廣詩以為十年掃地唱恢大義壓戎馬氣況多文大邑

動容遠慢以中州之盛復百官之富豈比衡山小邑屋加塗墍而已三年之間士不見役所以存獎吾道甚備此又王裒負擔攜持步送門生而僅免於安丘之役者也吾亦有門生故人不待送而免方顧負耒之滕之不暇而教諭蕭惟清實來請記因為之言教嗟乎此一時也又三百年所未有也樂始於蕢桴土鼓祭起於掃地燔免豈不求諸野哉因三百年之盛而又盛焉非過也而後有三歎於此者矣魯雖周禮然絃歌不輟亦緜武

城餘風邑何可無賢宰之澤哉事君者不敢忘其君亦不敢忘其祖古之得天下者必問其所以失猝有問得失於予大夫者亦知之乎其何以言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又非其所以失也學與政不相待也文與行不相應也其排擊也强而負荷也怯則諸君子亦不得不任其責矣我有先正身為盛時慶歷歐公中興忠襄淳熙以來二楊端平剛簡間者凋焉而遂至於此人人自愧自悔之無及而紛紛者方肆於平

世則亦樂其所以亡矣夫余也豈敢以往事咎諸君子哉均是學也顛也或以為非一繩所維興也亦以為非一木之力一與一同而興壞分進退決强弱異也聞之夫子慈與愛者宜歌商明乎斷者宜歌齊今之與於禮者齊矣然而諸君子宜何歌也教者勉焉

南劍龜山書院記

建炎中冦毁將樂獨題楊文靖公之門曰此龜山先生屋不可焚由是宅故在為祠復齋陳公宓守劍又即祠

為書院至元三十年春蜀某府判以郡督至縣求先生之廬拜焉則燬矣燬又五年矣徬徨得故基草間捐俸鋤修邑士慨然適溪漲木刋來中梁柱不半月堂成乃白總府臺省為書院如舊殿門祭器踵就以記請或疑先生當不可為之時為世麟止而胡文定公謂其時能用猶半可救安在其為半也余曰噫士以處為高不知聖賢之皇皇也豈以一身重於天下當其際會亦豈謂家國之事直由一書生反手為哉任有大小大任可為

也求之吾君而非其任焉求之吾相而非其任焉如知其不可而為之何也畏天命也吾能為其半而已古所謂以身為時者未有非其半也自非險傾戰國之士安能使盡變其素而惟吾所欲為哉春秋者天道之半也譬猶寒也以暑易之幾何其不為異物也夫所謂綏來動和者類非後人力量之所能也惟立乎人之本朝而歌者之田止不幸而與小人比染鼎者如有所憚而不敢發放麑者亦往往有其意焉而世道之可為者從是

兆矣此則先生之所能為也所謂半也非耶且先生嘗議六館矣獨請擇祭酒德望以靖諸生而已甚哉文定公之論為自有見也黨錮之諸賢欲以一日為平生而不能半元祐之經筵又欲以一身為千古而過其半龜山遠矣後人尊之其必有以信夫文定之論而龜山之道為不廢也抑吾因是而重有感焉自古德行之士朝廷不知也州里不知也而盜賊小人嘗知之物論之不齊久矣此不齊而彼齊何也鼎也追蠡也亦魑魅者畏

之耳人乃以為玩也異哉斯文之絶續則有命矣河畀洛陳而書院復起此世道之盛也雖然微今之役則君子之澤如可已也豈不悲哉凡循舊易繼絶難是間雖小其有功於杞宋文獻葢甚大又非如塗塗附者也

雙溪書院記

古心江公之門人鄱陽趙倅界如以書介廬陵之為雙溪長者曹質抵余曰界如之事先生也後而亦老矣為雙溪者再矣溪梁故未有書院也自察使鄂吞公希魯

來余以貢莊請建雙溪經營十年屋成而邑燬惟孔顏像在明年廉使姚公燉以分司至改為之余有別業於北湖胥卜之合遷焉明年二月中賦工十月中舍菜燕居睟容皆公手所是正如孔林舊左講堂右齋序堂後為仰高祠祠先賢回翔高下如鑑湖曲折為沂上亭春風中種柳為堤衣冠浩然於是聚而謀曰芝山之上同門後死我無他人其屬之廬陵乎吾子有意於鄙也則願以壬辰之記為請余葢矯焉念之而未有以復也或

曰有其舉之廢興之故未有若此其遽也敢問邑無學乎余曰不然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燕居之謂也故曰天何言哉千年學校敝而入於科舉以處前名備州縣朔望而已灑掃進退之不講而應對疏容貌辭氣之不親而籩豆遠以至門人為臣一躋一否而長幼之節廢學政不可為也庶幾者其書院乎自古心公為鷺洲而吾鄉之友達於理每公退深衣行水竹間撫諸生兒子優游自得不知氣至而質化其後余至滄洲規制究然

如鸞洲初而闕里三重外勝内矣夫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故書院之道事夫子如事生愚嘗謂燕居之次一顔子而足聖門鑄人博約深淺唯顔子為可考四非四勿是并心思耳目納之鑪錘之中使人怳然而失其為已變鄭為韶又并會古帝王於尊俎之頃使人槩然確然而識其為用退省其私見其未正則候之者復甚於步趨者不遷不貳顔子不自知也若無若虛顔子不自知也亦候之者知之耳仰髙鑽堅前日之顔子猶有

所用其力也瞻前忽後今日之夫子吾無所容吾力也未嘗違也而亦以違為累從是而識其如愚者焉樂矣夫子不可學惟學顔子謂顔子未嘗言者非也顔子之學正在於不言顔子之學夫子葢時時言之諸生過堂下其亦思夫聖人之所稱可者多於其所自言者則其用心與力之次第豈不可證可信而亦有可希者乎抑顔子聖門之禹稷也簞瓢屢空者也簞瓢屢空非足以為顔子乃其為禹稷者志常在此而不在彼也斯堂美

輪奐繼粟肉其又思夫昔之陋巷者終其身而不可得則諸公大人所為皇皇汲汲一仆一起者豈不可以興懷而屢嘆者乎其亦以為學校之故常者乎幾道典刑壽俊其同列皆江東人望余所敬者意者亦非學校之所能致也余也承幾道之命獨復以所關於先生者為後之顔子誦之耳若夫諸老則非禮也敢

西昌重修快閣記

西昌快閣在黄太史前二百年間又獨以太史重致愈

新此人心也人心之好德宜如此也兵後不廢亦頹圮年乃徙他殿今夏郡治中公行邑治閣上屬久旱禱雨雨迺慨然於斯閣之志喜以己俸倡邑民修之陵圮復完墁治如初神觀遂還吾州蘇黃之跡多矣廢臺荒草斷碑殘礎至其上者徒躊躇靡徙誦二公之語而悲吾嘗欲復清都不能復清涼軒不果豈惟余不能與不果自郡邑地主過使客且千百訟牒筐篋之外有適動其心為興壞補敝傳遠地者乎無也治中於此一過而倡

再過而新通薪蕪穢之餘乃有風流談笑寵光昔賢藻繪江山取髙兮表如此者雖欲不記不可得也名者實之賓也有其實而名歸之人以是公為名昌不他屬逈歌曰風月之千年兮太史過之井坙之不可飲兮使君可之更千百年毋廢我兮鼓我歌我風月兮我

大梵寺記

異時遊豫章者必問秋屏列岫意其廣大觀也然出新城道衢巷如城中又四五里而倦而後得三門敞然於

民居鱗鱗間者大梵寺也乃周遭殿廊不見所謂秋屏列岫者已而入於僧房則秋屏黯然小牕欄楯容數客止而西山在焉忽焉如登丘出於屋極又如幻維摩臂取諸江外何其蒼然几案間也於是徘徊徙倚轉而得列岫於天寗鐵普賢之側踊山谷二甥四靈紫芝之作者未嘗不喜而賦也承平内地湖山千里鐘鳴鼓應刹刹如如豈知世有清野哉一日戎衣起登城樓治䦨石渠荅城下環萬數千鱗鱗者必不使遺一甓而屏岫與

馬蓋自盛唐以來四百餘年之跡滅向之鐵者收為流金人亦何所不至然開闢之日兵如合符晏不易肆斯人仰棟俯寢左江右湖如昨而大梵丘墟不可復識矣寺僧飄飖客栖久之東湖謝墅者何寶祐相君瀆山惠國之手築也規制邃嚴高下横斜倣昭文第而麗都一城勝處望環瀛藐仙集焉何塵埃踽踽之所敢望至是無人乎其間馬糞荒涼病者居之其名為安樂堂瓠落大方草樹寒煙林燕悽然法印大師則大梵之一僧也

在謝公姻婭間如髙㞐道人泛而言於公孫曰前欽翅後馬廏可化馬廏為梵宫可乎府判某曰噫吾志也總管某曰噫公志也猶半山公志也厥既得請則白之執政當塗下至史胥徒可者半又白之軍司馬走馬則誰曰不可葢茫如埀槖而歸者累月一夕卬夢神人納之旦而告李公如夢曰果然妙聖壽山也奈何其敢弗力如是又數月病者去餘者徙歲丁丑月正元日新大梵揭焉皇皇日于其垣墉之不給明年修法堂又明年扶

樓閣僧官閶之毁焉又一二年遡而得武寧周府於廬陵為之起殿若門如制是為耐軒公自是莊嚴諸好集施少多而其徒亦各自竭唯印最盛哉金碧輝輝如第新成又為諸方最既告成巳丑求文為記嗟乎世道亦多態巳東湖者吾不知其初由開闢以來章亥之所步神禹之所經營孰非夫佛之所謂清淨法身是湖也曾不當罍孔之一其鞠為民蔬不知幾何年而化為高明閉為窈窕東湖不與知也書生辛勤建立傳子又孫而

反乎復者飄茵墮溷至使人指公塾而歎而公塾不與知也佛之為道至是有可言矣今其頹垣斷礎歲修歲異復如王侯邸第以此易彼更比於昔之秋屏者而勝回視同時故家陳跡有願為如此而不可得人以為遊觀春服之始而不知太空變幻乃且從壞得之方其顯駒瘴卒呻吟滿目嘔泄污穢有肯顧而有之者乎物莫垢於此矣人亦何用存垢淨於心今之所成未有非壞也使其不寂是壞者猶在也夫必壞而後歸於寂寂亦

壞也而自是無壞矣吾以壞觀色以色觀世而知佛身之所以存彼予其所亡而又幸其不終廢者未必非達道者之所憫然笑而騷人羈客猶區區過是而不釋也嗚呼其真以為理亂有關於天地與印號可山能賦地大心勞出於其力者十七八吾儒能事有不能及顧睠焉慊焉託於言語文字以久雖然數世之後賦東湖者蒼苔夕照得吾文讀之猶如西山笑墮淚方悟昔之秋屏者徒以綺語習業係人心如此亦不得不憮然失也

建昌軍普潤寺記

普潤廢普潤興君子以為天道而佛之説從是勝焉是豈不亦有人事哉寺創五代時在江南為小在盱為盛在其鄉為尤盛當其盛時非有彌天釋嗣祖印傳四方也直據上腴席美蔭撞鐘而食利死孝生怖信耳昌黎氏廬居之直道未試乃有富民邇封狄焉藉是日闢而有之擴如也由五季歷治平由治平錫普潤至嘉定而廢當其廢時雖欲為其守冢不可得也詎謂七八十年

老僧猶存拄錫而起向之主人墳荒而鬼饑乃其頽梁壞礎猶寺故物去宅為田亦無慮數姓俯拾如初平疇蒼莽之間一日萬瓦煙霏雲合隨取隨足四野遺民聞鼓聲而歎微佛力不至是嗟乎吾儕小人營閭廬以避寒暑長數年積材木治基址大畧具矣獨謹時日審面向人猷其良洎欲就而身不待二千石之居百里之國稽赤籍避清議或坐視棟橈避堂而去以遺後人甚至無忌憚者掃焉飾焉塗墍未乾而植壞此寺一隅又山水

深處有大比丘曰燈雪壁住鳳山城中有年為諸方所仰故法施衆法施衆故授業廣由燈得大大曰無外見謂魁梧有演儼風故能力復其舊由大得聞聞吾鄉人遇燈撫憐超悟頓異由聞得智智者聞弟自是子子孫孫為鳳山别出此則今之普潤非昔之普潤也所謂人事也其為之易也成之美也燈故也佛何有焉或曰佛力吾不論且其荒草野田建大宮室復為荒草野田在太虚亦一息耳風輪變壞文獻皆空悟塵影之何緣撫

人間者如彼而能從力所及轉為盛麗將未忘情者亦如太虛不能不有物乎此其為持幻之幻則誠有礙然者矣雖然礙者何也去礙為通通亦礙也竺深道人遊於朱門或問之荅曰君自見其朱門我自如遊蓬户人能以蓬户之見視之則是寺也猶如未有物時而亦何礙之有雖然亦屬覺礙謂夫以朱門為蓬户則朱門者猶在也若生長朱門則美者自不知其美已又以朱門視朱門則無之非我亦無入而不自得已故高屐忘形

未忘乎㕍也鳥窠離患未離乎窠也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為天子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舜未嘗異也使當為天子之時而必易地而為野人之事則亦與其心著物其人改操者無異今夫普潤之當復也則復普潤者其所也亦所謂佛法也燈固通乎儒者故以儒者喻之

龍須禪寺記

未至龍須蒼翠逼人至其下𤢆逕如縈並山委蛇長亭

四三又屢憩而後能至入山門扁碣橫縱無非李梁谿者使人徘徊遠想如見同時此則過江以來封殖位置之舊也自龍須重修改步旁通促數武蹴為亭廢徑荒蕪甚窈深游者及門而盡而亦無所得矣壑翁之來夢僧數百繞牀如林三夢三轉一日登山植杖見遷塔焉井塌草生喟然曰六百七十年於此矣播之新塘斯慘亟構故基復為普通歸僧骨焉自是為普濟修白雲為山門古路栽松道迎甃如修鱗復亭山光望招雲立參

栢榜龍須佳處迤邐可畫已而及祖師伽藍大小山門復梁谿諸匾已而及行堂浴院山前會所最後徹大殿新之罄空買田為燈長明則住山之九年己丑十有二月也壑翁之言曰吾所至如以身為常住徧廬山間閭華亭上上住且十山大者如能仁起廢羅漢莊嚴玉澗之橋大林華光之閣靈湯鐘樓藏殿南禪昭慶法堂佛堂雖辛勤建立無數而未嘗留一字其處茲山之修復淺矣記復何為不記古人之跡滅凡余之所為皆古也

不記又將遷余曰須吾鄉也非為師記也亦不能不為師記也士大夫建一祠修一塾類以為先賢不世之業傳圖經著碑些少年經營州縣豈無遺愛如桐鄉名聲如潁川者稍易他處則不可復勉强此老出即為人鴻冥雪印皆如撞千石鐘樹五丈旗事大心勞既成去之江還浙倦晚栖須山復何如香爐一峯湖邊一小寺而睠焉用之如棲賢萬杉南禪北禪吾行諸方穹匾昂然負石如山就而讀之稱意希有師於平生不立片石豈

獨賢於求名者而已作所無作作亦非礙也宇宙之道
惟因為無窮昔之門焉捷徑者豈不欲便且利後人哉
古今成敗若此多矣大空大巧莫非理勢之自然雖吾
為記豈能增益於師之所無言語文字之在天地猶天
地之在目前隨其心量滿足常新即羅漢見身則不知
有靈湯矣及至華亭又不知有廬山矣須山雖小華亭
廬山一時俱失凡吾所作亦復如是惟泉石之光草木
之香去之千里摩挲蘇刻甘潤頤舌葢穆如清風者世

未嘗絶所謂法事也是諸法事全提千古不知誰為而於其間仁仁知知不屬一法是亦名為無所得法知此則靈湯以來無記有記何待龍須而記始出問記如何亦無一字何以故無作意故不知所説故雖然不可以奠之戒也自吾行須山千章如雲藤蘿蔽天再過呀然三過襟見時矣今壑翁輿葺大備種植方新來者豈不可以巳乎木之存者如古人小者不百年又未得為材也謹毋曰來者笑人無能而旦旦焉夢之且診

空相院記

佛以一麻一麥興而為其徒者皆安受人施至撞鐘伐鼓列食萬鉢號稱禪林其下者猶說緣說果致俗傾信如食租衣稅又不耕食又不幸水旱然猶不失業未有受田於人而空奪於官府幾廢寺不贍日求於無何有以待還定者二十有七年如吾廬陵曲瀨之空相院者至其克復舊物則又難於天雨而苦於日闢矣蓋彼失而我復之為戒後人雖欲不記不可得也院不知起何

年而賜額治平又不知何年何許蕭氏舍田百石人世長短不可知以三十年為一世計僧幾臘蕭幾世絶續又未可知會有他楊攘袂起曰吾祖嘗施是敢以上學官而增貢士莊籍緜是沒入如卷地盡院於此時所有獨治平額耳有僧紹隆得大法忍甘受其苦爰貸爰粥慨然曰吾屋不脩且廢衆謂無田不廢亦廢歲敝歲脩萬緣難備僧佛共依指廪何俟起戊午歷丙子而貢士莊亦廢廢且十年隆冒霜露敝衣縷頂天而額地曰士

復安取此郡以例如其請歸之甫前年乙酉事也壁則故壁而隆亦老且病矣懲曰是田也壞於寺兄弟之不協而後間者託焉非施奪異世迺合雲散收雁序戒尚朧白傳次燈葉混然大同業習一空又以其銖積衆施者為田可八十石合於前如干不私其更事老人顧而嘆曰施易得也耕易穫也孰能饑腹以待人之餘飽孰能取之其懐而不墮甑棄以及此須溪居士問之笑曰然然非也衆生壽者必起於人我我故彼彼非我不爭

故我為患若平其心以平不平之物似矣平者其誰與非我之我與今夫得田以遺子孫惟恐其不多也是衆生相也又惟恐其不久也是壽者相也當其得時貪認已有展轉必至諸將並生如爾所爭復從舍起今復誰舍斛百幾何代閲廢興指冢為薪芳臭同盡長荒涼之絶而不困者獨此心耳而此心亦我也夫知物之空矣而我猶在也是田也非我則不復未復我責既復我忘蕭然付之無町無畦見爭者之非我既又憮然曰由我

而復則亦未忘之我也夫知我之空矣而空空者猶在也於是老隆失然而起曰院名空相非空空相法法皆盡惟記獨存是空空巳空相不空居士點頭如是如是

多寶院記

業識貪為第一而佛號多寶莊嚴色身非大貪何云何化誨能使衆生見寶不貪即佛即貪是大方便當知不貪不在貪外譬如渴水少飲愈渴置諸河邊恣得盡否則彼飲量有盡還巳又如少年羅求美色不知厭足佛

見是人無可諫救即為女子從彼願欲世間絶世得未曽有羆精竭富不念更求一旦病弊色衰鬢變而可惡穢甚如濃血逃避影絶畏見鬼疰生計困乏追尤積怨身病耗憊展轉自憐念佛求救聞是女死不能復顧以其纏染焚之野外但見火蓮中擁妙質飛煙而去萬口贊歎於是少年悼痛悔悟方知色空色空即佛而此悟性即在迷處若使如來如出山時形體枯瘁是同貧子人見嘔噦誰肯高屋奉如兜率諸言寶貴者皆屬地上如

其天上一物應無佛幻世人示紫金光備諸異相瓔珞華鬘山河棟宇類是世間難得之寶遂使國王太子回視已有歎然自喪雖空國捨施不見有益一世妄庸瞻相羨慕顛倒夢想忽然反悟佛亦是空如意大珠只在衣内身是寶中無物非寶欣喜滿足方便第一一切衆生未識即貪識已如常如大富人不數府庫多故如常當其如常即貪即佛廬陵白沙有寺瀕江古額曰再興在唐曰多寶嘗為灰埃無復有佛僧可度者忠簡公族

求吾先師歐陽巽翁作疏重興精遂勝前崇遠增修高堂廣倍凡十八年辛勤願力求記歲月夫鎮圭九鼎神禹之所不能藏帝王之所不能守也彼以位為寶耳失其寶者未聞復得寶也佛以無位之尊兼衆人之富長曠大刧不見乏絶由其蕭然得之無用是以常有之也何必佛僧者出於其家常託蓬蓽而床闕足安知三門廣廈不見寒暑一日居之禪林高明萬間出有鐘鼓入有泉石披磨衲浴香霧然視其色求其心遇其四方常

如有所不足貪故也嗚呼孰知其如有不足者即不貪之本耶何則彼視其所居猶過客雖飛來絕境猶以為非我有也以其非我有而遊世間世間猶足戀耶今之多寶者為金為碧矣來者羨之以為好矣居者不知也不知至矣彼見其為寶者固礙以為不足寶者亦礙其惟不居而亦不去物雖寶寶雖多不礙也海在天地間大者龍珠夜光小者珊瑚成林古今無窮佛法海也而求者不之此而之彼及其居於此者又有所不居則其心

之所欲有大於海矣而亦不知其誰之寳也蓋宇宙以來若此者多矣

紫芝道院記

曩日余方道廬山之上林紅磵碧高下横斜曳行竹間漸秀而野蹤蘺映路得二精廬時聞風香直上二百餘步即山半為紫芝道院又上為九子亭其顛余問主人其紫芝何主人呼僮以其芝視余曰箕山斸松得之松根其葉重暈而堅澤其幹交植而騰拏高餘二寸通明

扶輿色如鼎砂按石芝髓土芝爪肉芝嬰兒惟木芝出於茯苓者為威喜芝生枝節間龍形為飛節芝又五芝五色惟得之中氣而火成之紫為燕胎芝由芝有道院由道院有人物東海而一異人生南海而一異人生其來遊其偕隱皆不可知而蟄焉者巳知之矣子亦知之乎此英雄氣志之所不能有國朝圖瑞之所不能無也而以為非耶則巳見貴於昔人矣將以其小為不足則將必有過此者焉王氏之珊瑚猶是也惟其出於應感

漠乎自然達乎際會則赤水之玄珠猶是也是道院獨不當吾記也抑是芝也以為寶不如玉以為用不如穀顧得而食之不饑其始許由服之不以天下易一芝之大其後四老人服之以其身為四百年宇宙之身芝者不常有於人間未有此人已有此芝及其為天下也又若以此芝為此人有者然子雲以為世無許由吾亦以為漢無四老何則子房在焉東海君亦在焉其為四老者此人也其為黃石亦此人也不然商於之野劉項之

際豈其近於人而不聞於人而其君臣者獨知之也子房每以世外用高祖千載之下惟杜子美如見其志曰時清猶茹芝謂必如是而後足以寤人主也歲三秀而芝無窮時閉隱而身有待夷齊采於山而不得故餓故太史公於傳首無故而歎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冢云說者謂箕山多芝許由不饑葢傷夷齊不遇不得如許由也於是世道人物出處係之矣吾嘗與主人登高而望九子玉笥其西梅子真是其選自子真而下之八

子者猶子真也仙道往來一屈伸肘如春木之芼五百歲而猶存又千歲而一成純後人想見眉宇如聞歌聲在此猶彼因相視而笑曰與子為二老亦足願也

南岡寺藏記

欲離諸相而求空相猶蛻衣而後悟四體之本無屏塵而後識明鏡之不染空雖非境實不離境苟知空之即我即我即佛非我無佛自飛潛動植皆熾然為我而作佛事亦猶莊嚴諸好無不可愛又焉有礙我遊南岡見

古大藏瓠落如海想見盛時滉蕩華光電柱二龍委蛇廣博頹崩岌業轉動豪縱自在空濶方還目怒視南岡語我是嘗有異相傳夜光去復來者後亦如前厥或疑問有是事否余曰顧虎頭以癡入神當其得意反覆畫耳雖未點睛猶欲飛去況殫精刻削憑虛示現亦與女媧摶土范人之形以至神明聖智彼華藏諸佛如是如是有差别否或又問曰是何不去余謂女非龍安知龍彼其天飛雲騰變化不測而謂是形體之區區者為之

乎九淵之沈潛不知何時起而不動且不躁也此其藏神精妙微視六合乃亦與土木無異喑嗚欠噫志動氣隨葢神遊九天之上而九淵之塊然者固自若也龍耶非耶我夢彼夢無諸揑怪令人語神異則如龍極矣不知龍之為物有甚不得志者雷風之驅馳江湖之跼蹙為鱗為介豈可與吾等逍遙人間世同日語哉吾意其願為此龍長守藏而不可得而子顧欲其去耶雖然自其光怪變異以來已入諸趣惟其能超是以不去而或

病其不去也吾請有以喻子嘗試以宇宙而觀之昔之蛻者飛者王封而廟食者其猶有存焉者乎毋亦與人類同盡也使其不盡則其年壽卵育亦且動於滿盈而不可為數是龍也在鐘鼓之間不變不去無往無來謂為無所得亦可謂為得法實無所得亦可南岡喟然曰吾安能有法以及此龍哉吾昔者欲縮而小之賴公之言此龍得展布其體至今有餘地也而吾力亦從是憊矣吾亦欲為此龍之癡而不可得也此龍在我法中復

逃一刼余歎曰壞固刼也修亦刼也古人於一藏地復著四藏地故地大於水旁足迴旋修不能不壞壞不容不修復有吝於力而狹於材未可知而此龍無轉身處矣能曰柰何吾為爾記之則為修第二藏以至於無窮如是如是前年過仰山不留藏閣何故欽為吾言龍畏地動吾笑謂欽是龍猶轉此境不過耶遂持此轉作南岡藏記亦如説法能謝曰點睛竟

臨江軍閣皁山玉像閣記

江西葛仙跡為多閤山最著閤山玉像閣最大像最小按熙寧雙漸記隋開皇中基靈山館得玉像三尊遂建臺殿隋亂以鐵鐘覆而埋之至唐貞觀復出而吾鄉周益公記謂玉石像尺餘凴几而坐二人跣足侍咸通大火像僅存視鐵鐘則咸通鑄也與漸記已不合余遊屬德祐火後再創閤三尊已無有獨小像可古尺半鬚眉宛然凴几欲言玉色通明琢製精絶而又與益公記不合此穆陵所書玉像閣者因閤道人尚方之所錫耶鑿

地之所得耶葢老宿莫能言然棟灰絶天墜地地墳鐘銷柏廩無一物之覆以及此此於吹萬刼爐末矣難哉今臨江道録李穎孫堂構舊基其高六丈廣七間霄極加隆繚繞雄深或謂閣至高像至尊也藐山中之玉人纔髣髴乎冠裾不似伭中之有瞳子耶安用神明通天而樓居若是嗟乎為是説者復何足以知至細之倪與至大之域哉道生於一一者微塵之為體而毫末之為倫以至一身一國一天下亦一耳而以蒼蒼之色為有

物於其間亦如世有大人在乎中洲者耶則雖鼓金銅以軒若士之臂却龍伯以布巨人之跡自達者觀之乃亦與牽絲摶土同戲而何以相劣大莫大於元氣而人間為小廣莫廣於人心而天為小由元氣為人由人為天得其精為赤子得其道為嬰兒昔之為賢為聖為不可知之神無不以此是故玉女以黃英為黍米元始又以黍米為玄珠自其大者而大之則雖崇高效天下建五丈之旗而不為侈自其小者退藏於密則雖華蓋之

下北辰尊居仰而視之猶如一星孑焉惟肖不待大愈大似不肖而況混沌之與形太素之與樸亦猶蚌隱泥沙而孕補陀之相石含委核而獻龜蛇之符真復有物在帝之先而非人力所能就者而自感通火熙寧火德祐火宫觀無遺而睟容儼然穎豨以道力負荷翼為千載傑麗無前則近世老聃之役不大於此矣通達之中有魏魏之中有梁梁之中有王近故小也王何與於虛空之數虛空亦豈知有梁魏哉如蒿翁者飄然六合猶

其壺中在在而見之矣重來偃腹毋拂梁塵

善寂大城記

雪巖老禪與鐵船瓔師繙經之次指其中善寂大城者示之曰是宜名歸藏之墟鐵船欣然歸志其處而求文為記曰記即銘我城就瓔且滅吾如鳩摩什不自醫也余謝曰奚病病而病病乃益病也大塊者虛空之疣贅也人又疣贅大塊者也故衆濁聚為瓔雖惡是焉得而去諸一日潰然瓜爛甌裂還與大塊者同於虛空昔吾

有患今有何患幻身報盡得大法身此則懸𤓰之所不能怒宿瘤之所不能羞也彼畏景而求去猶奉惆而圖存雖非學佛同以為惑况其學佛夫行者欲休負者欲釋懐甕盎之大戚而墮甑去之似矣乃復為城以處之為記以銘之其來也有是耶無是耶不可得而知也有名耶有姓耶不可得而知也逝將去矣睠焉回顧猶剖之以為尊而封之以為雨我以城雉為害女胡不以城甓為礙彼不可去此獨不當去耶船曰不然吾之生也

中土中土此城也自吾行於世三里城七里郭而不為限則夫遊於大荒大荒猶是也出乎壙埌壙埌猶是也吾形軀之不校而地上者顧區區吾目中耶城誠陋矣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復何以異此方其未為此也自其至某且不知其為何無城無我世無天地我可不生由天地有安成由安成有瀘溪王氏而我為之族自族出家而王於是絶絶而復瘻則吾屬於瘻盖不佛不我而入於物物一病也吾醫四方有可為者有不可為者忘

可為也潰不可為也潰而保猶城而守吾不城彼而城此猶不為漚而為幻孰非幻也天者地之城也人者天之城也我以實際語空而夫子以空際語實笑曰以為不可為而必為於此猶未滅求滅未滅求滅亦妄也吾聞汝人多瘻未嘗以為病也見有延鶴頸而高結喉者焉則必以為怪矣是不求滅也茍至於不求滅則滅矣瘻且不能為之害城者亦不能為之礙矣萬古一寂也一寂即萬古也寂滅為樂不在乎滅不滅是謂善寂師

名復濟吾號癭師癭不常有有之常無聞生予之名則不必死辭其累然亦離乎彼而立於獨矣彼無此累亦無此名或曰濟師連於頰也贅也非癭也余笑曰癭亦贅耳贅小癭也癭大癭也楓有癭藤有癭菜亦有癭豈皆繫於頸耶凡長髭白足赤眼矮師亦以異得名耳贅非所以名也鐵船癭蓋大可名

永慶寺記

謂佛以離日用為道著虛空為性則佛亦將笑之故千

餘年間稍知道識性者必以禪為晚合非其涉閱究竟有出於吾心之所同然者則雖父兄師友莫能强也若蕭氏之子從則年甚少趣甚髙獨以其餘力起廢寺如館幽客既成過之亦若觀他人有而已無與者此由禪悟夙契得之本然不然孰無事而勸主張是吾以世外觀出世聞是言也隱几而笑亦為欣然是為永慶禪寺在永新城中縣西南唐名新興有銅佛金光應真感夢藏輪自轉圖經云逌至元丁丑之燬邑無靈光碁路草青

又十三四年而僧遠來挿竹遠無求於則則亦無求於佛彼實不知其何縁然披榛而起明白而呼吸合荒度改圖既除數尺乃與古基四履不失尺寸類非人力勉强如此由是樹法座樓方丈與華光之堂羅漢之閣崛然不三月而就雖績成宿構待歲而舉亦未易至此使竢他日由逕及門見者矯然盛哉亦舊所未睹也余謂是閶有邑以來未嘗有陵谷之變如此其極者而諸方建立歲異亦未見有掃地勃興如此其易者此一人之

力也而非一人之力也如以為一人之力則吾與有焉

葢昔者井田之世吾與子並耕乎百畝今其入於十百

千萬且不可知此則禄之所不能均物之所不能齊也世

壞佛興損此益彼我則何事於斯而施亦等矣庸詎知

吾之有力不勝於子之無心者乎抑語稍闊當斯邑歲

時高者儗封君下者擅鄉井使推此心以及舉火之士

則起在此敢煩他人必不至食有魚而出無車也使推

此心以舒其國之難則牧也輸財助邊乃出於人情之

鵠然不自已者亦何至舍其金玉而窖其粟也吾以世法閱世間而有以識斯人之不可及矣悲夫難卒者業也有終身而不能成一日之事者有數世而不能繼前人之志者許玄度以後身緋衣補浮圖是兩身浮圖半完雖前古猶難之吾又以佛法撫世間而有以知其福也夫得用一世衆人所不及之力以為其當身之美且之過人也遠矣雖然盡大地如忉利兜率皆人天小果向非此語一掃而空則其所修崇者崢嶸皆在胷次亦

可謂塞乎天地之間矣彼梁武區區賴是而後悟今從則蕭然不由聞見舍所嘗舍不惟財粟塵也剎亦塵也即有功業大於天地天地亦塵也玆非儒者之所謂過化者乎人能知塵之為量大於天地則知空之為性亦不能離於日用矣吾以言語文字為施故竭所見以告從則猶如從則於永慶之為蓋鳶飛魚躍在在見之矣或曰從則嘗見子乎曰不識曷求記曰識未悟不識者識

五顯華光樓記

緜南粤道贑右而下緜蜀江轉重湖而上左衡右廬舟車百貨之會惟樟鎮華光樓者樟鎮之鉅觀也五王居之五王祠新安婺臺最盛而赫然清江之上者則以風波厚載數路跋涉赴利之夫臨深之子操心危而望走近也然大兵大刼與世同燼乙亥六月華光火斯人憔悴之餘萬無復舊理矧勝舊樓故依寺寺僧師茂往來廬陵二州閒不知其幾卒起故基高前樓數尺壓江西

夸婺臺復道旁聯麗似華蕚為琴碁書畫閣四為鐘鼓閣二入市而市子來叩遠而遠嚮集寧惟靈場翁張所致亦此僧堅苦求者不多而信者衆也僧以予言語音聲為倡至此請復記其成予欲求五玉之興而不可得也乃且通宇宙而言之而不見夫陸終氏之同乳六者乎而非也神者陰陽之不測者也物莫大于五行天而星地而嶽如指于掌孰非自然雖星與嶽之有名未有非人為之也故謂此五者其初一人之身亦可其存神

合變者遂以為五人五姓亦可達則古今六合為同氣不達則五藏氷炭其形其色且皆不可得而知也吾不能知五王之為人而知其所以神所以神者未嘗不與人同也遂以其神也為靈于人靈于我耶則吾見夫神之為靈有不通者矣故有以幽陰血食神者有以淫威禍福神者王則異于是其車馬衣服雍容文雅宜與南面王者同其崇高富貴然西州之灌口江東之昭明人貌而天非不與王同而王猶出入光塵遊戲人物幾無

所不同其憂亦無所不同其慶則其神也非獨神于彼也宜乎仙矣吾以其仙也豈非備帝王之福出乎世而未離乎世者歟則報盡重來雖古之列仙有通乎命而不通乎性者矣其仙猶未得為至也仙之與佛如隔一塵而獨王之所在必依于佛其在佛也亦命之為五通仙人意者王之超然又有非仙之所得第其高下也是合陰陽五行古今侯王帝子神仙諸佛一視而無間然者也其于性命福智不幾于全矣乎雖然吾不能知王

之仙耶佛耶其猶未得為佛耶而嘗見其復出于人矣在昔道君得之在宥惟肖而紹陵之夢丕顯大神之字其靈爽又近而可證也是何其往來變化之不可測如此其神而明之亦存乎其人耶老茂不逾中人而所建立勞費萬計在人天小果耳何足陳于其前獨王之通行千載未有深著其何以通者葢理有自然而非必荒幻之謂也

吉水洞巖朱陵觀玉華壇記

因泰山升中於天近也地載神氣而産五行其尤高且大者風雨之所交雲龍之所興僊聖之所往還故柴望通請雩切登封極陟配隆況第爲洞天三百六十之一古之真人嘗修煉于此後之學者又冲舉于此則壇爲飾焉植圭璧焉其增高據勝如東方明如四郊合豈直佳時遠集俯落帽以興懷遲暮同遊顧沈碑而横涕也洞巖在吾州南東吉水西自貞元六年閤使君寀棄吉州錫名遺榮隱兹山唐會要云今巖石有若扉半闔雷

飛瀑者相傳入巖中石合綵使君前有謝仙後有彭劉
又後有此山道童曽俱無名俱得道而南唐徐鍇閒寶
初記稱浮丘王郭嘗遊此道家紫玄實録遂稱王郭洞
為小華葢指此古洞巖名寳壽觀治平改朱陵潤水出
東西兩洞入東洞道古華葢閣至瀑下未至瀑數步逕
絶頂迂迴騰拏出瀑上今為玉華壇壇在曽仙童昇處
夜有光按江西惟撫州華葢山巢三仙而吾州稍高山
輒稱華如瑞華佑華南華者不一惟中華盛然稽其實

如上所記無一有而洞巖自闔使君外不見稱數方民之求福草野勃興亦猶履巨跡而疑雨星聞雊音而希陳寶雖鴻濛之與語而汗漫之與期要皆不可致詰然仙驥未歸隱然下記其處虹光上燭夜中猶際于天則玆山之為玉華又近也其不可誣也凡人間世質左契彼鑿空望走此隱佚沈淪則亦居其所者之有能不能也而人物顯晦猶是矣使衆真雜遝者非浮丘翁與其丹猶在是歟吾嘗挾二三子與父老爭道指山而問在

鄰城五峯忠簡胡公在其下居永和清都東坡山谷遊焉佛塔其陰釣臺涓涓之所自出前望快閣章貢橫陳想見安期老人自此而入海周王南征蟲沙猨鶴之後先也僊好樓居樓莫尚于此矣既下道人請記余笑曰宇宙兹山謂自今日始可乎道人曰兹山宇宙自今日耳余謂二三子具筆墨余為玉華記今日自閤使君至今日四百九十二年自寶壽觀至今日三百三十一年自朱陵至今日二百二十五年自為玉華至今日乙丙

丁二十有三月凡六百三十有三日歲在娵訾月旅甤賓丙丁統日庚子御辰余遊山并記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須溪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尹大謙

須溪集卷二

宋 劉辰翁 撰

記

長沙廉訪司題名記

春正月而歲新人情改飾脩潔必無肯復仍其舊者重天道也故湖南肅政廉訪司之題名始此肅政廉訪司者至元二十有八年以按察司玩廢更其名首選當世人望有風力者為之觀聽竦然如霆行空必將有所滌

蕩震厲至之日列城肅然湖南帯嶺嶠隔江漢地大去天遠地大故難治去天遠故不盡聞令其民安俗便不待愬而救貪夫遠利知恥雖欲假一二以徇而厥罪無繇又如秋之為令行於草木已而惟見天高而氣清潦霧俱盡自亦不知其所以然者於是廉司之建逾年矣伻求文於廬陵以為之記重新制也按春秋未筆削前楚有檮杌專記人之惡夫子以春秋易之而義主於秋湖南故楚貪吏之昔也如杌而諸君子之肅也亦如夫

子之為秋荼惟聖天子之命則有辭矣且按察猶廉訪也而必易之寧惟易之而肇揆之曰肅如加冠彌尊豈貴名哉顧諟之矣按察者日求人之過而肅政者先正已而已矣漢萬石君家不言而令行小不釋意子弟至無所容措況立乎百官庶民之上不見其形視其影所謂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者豈可以旦暮致哉意必有出於擊斷斬伐之外矣方諸君子之來也湖南之人相與聞而喜曰是嘗為某官者在事之諸賢又必有聞而興

者曰是嘗以玉雪稱者則亦不待褰帷正色攬轡揚聲而不仁者遠矣此其想見風采隱然在題名之先者也他日之奏事而歸也都人士聚而觀者不又曰是嘗為湖南廉訪者夫使天下移風易俗回心而鄉道者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此其屬饜虖望藹然在題名之後者也吾江西人也昔者得之徐公子方焉曰是嘗為湖南按察者是嘗為湖南按察而肅者是碑之立鏘然與子方前後聯裾疊佩鳴玉相應不知其亦萬一有能為

江西來者乎獨後我乎畚願言不獲如見其人

節齋記

節畚論其大者則天地四時豈謂一事之信一物之嗇一小忍之頃哉人生亦如四時有三大節少之時學問事親既壯則欲忠孝著於事業老則全歸以見地下終令譽以遺子孫安大都不過百年每以三十年為一節而及百者少其不及百者多則壯者之歲月有不自知其浸尋已入于日昃而猶以方中為可恃未闇為可待

也多行可悔常過憚改不知來日之不足而悔且改無及矣可不哀哉吾夫子大聖人猶不敢以生知廢學於其間兢兢焉每十年必一自省吾果可以有進於前十年與否而十五以前之日已不復得矣七十而後之遠者又未可知也計其逍遥退老周公不夢則環轍者直三四十年也以三四十年之仕而司寇者數月止後之學者何如聖人而十年間世路際會俛仰赫然者為不可及車馬輕裘有不足道而昔之人為無能矣其用於

今日如此則其傳於後世者當何如也是可喜也固無論其遠者試以十年自省由初至此血氣智慮其有異於少之所為者幾吾今之體力尚得為壯乎其猶未得為壯乎其過矣乎用此思之而六七十如不遠矣人能常以既老為心則日用飲食亦可以寡過也矣節無大小方一介之不當取也則一介為大他時繫千駟受天下猶一介也當洒掃應對則洒掃應對為大他時雖使四方臨戰陳守宗廟社稷與今日洒掃應對一也視小

節猶大則視大節猶細彼謂觀大節必於其細者觀人者之見也節無大小以能守為大江西省掾保慶李元剛號節齋求記余謂言大者而小者無不具焉或曰節之為象取於易曷不言易余拱手曰未學

愚齋記

龍眠李公圖其山莊又自為賦句字清麗殆安仁閒居之本色摩詰輞川之别幅也再傳而家廬陵龔紫瞵纓羣從清華高下朱門連城映圃望如亭池盛時平園公

往還就觀其家帖厨畫比年零落亂喪剷為墻東平翁居之容主容膝而車轍巷隘有益公嘉泰龍須碣數尺至無所處則壁之突隅上規天光下矗盆卉森然亦不啻足平翁起階庭易短後劒書史鞭塵埃混於吽牙託於娵隅先日而出後日而歸間休沐輙會親友閭里觴詠歌呼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惡何者為貴何者為賤或愚之曰固當如是愚之者疑之以問劉子劉子曰於魚得計於羊棄意葢物莫不自得而為人所愚

為平翁者得矣東家西里愁其身以虞明日常忽焉不免則暮為窶人而降臣阜身腊漆而無聲墓鬼飢而靡徙欲如平翁得乎葢屋如是華有餘世如是樂亦足矣於是又有以其人為智者而吾亦不能辯也

太秀洞天買田記

太秀江西洞天而山田不滿三百其為宮觀不知幾何年簪盍第增環山十里古以至今無人焉居之比年遊山者禱祠者暮投宿者日常數人食而田不加多世亂

恭奉幣者益少涂紿禹之為道司也獨寸寸而節歲收
歲廣復市田七百餘石附舊籍於山間耆老共祈予一
言以為記凡方外以嘘吸為喬松而世亦以餐花絕粒
者望之故其業視紿孤乞食為寡合雖有飢色必將忍
之焉千年空山甫及千斛將來者笑人無能則昔之居
此者為已多矣謂非才且賢者不及此也當庚桑子之
來草根木實澹然至足徒遺後人以其處而代與賜焉
望走施焉雖然有隱有顯是山以杜真顯而又有法樂

天王為鬼神司命幽明證信人物歸往而上不及閤阜
中不及承天比於隱者徒以貧無求素無欲令其辛勤
積累視他山能幾然井田之世上農夫數百人之食百
金之費中人十家之産此蓽門圭竇之士所為廬居而
竊嘆而金堂石室之地顧猶以蜀薑為未足也繼自今
其儉其勤其益思其始計其終于諸仙之過化為不享
于叔季之所蒙為僥倖毋以給足傲蘋薦毋以積實廢
飯芻由百致千難由千取百易繼自今其儉其勤其十

百乎其初則吾言為陋矣夫吾言且過矣夫陋且過不論吾又自有感也士大夫無擔石負米而起熈熈然家如嬰兒一日而置二頃則身後有爭馬者矣政煩賦重阡陌儗封君念子若孫有願為窶焉而不可得者矣而惟世外之人皆究然閲世而無患非其能足以致此所以致此者其道葢是也嗚呼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吾黨未之見也見素抱樸少私寡欲道其道者尚亦毋悔乎其言

南劒雙峯書院記

將孫容授南劒而順昌之諸生以雙峯書院介吾兒以請曰邑之有廖氏猶楚申戴也自紹興中丞公剛以諫顯至慶元間運使公義剛為朱文公高第又百有餘年而其孫邦傑持鄉節過之乃以運使公配中丞公祀為雙峯書院養生徒於是兩公皆得謚為文靖矣於是寵山楊文靖公豫章羅文靖公延平李文靖公五公矣代變風移有北來寄公屋書院舊基而家有之迺郡府判

某過爲睠而贖之以吾俸不可㑹廉使汴梁李公果力主某請歸贖今而後乃得復爲雙峰書院屋雖舊禮殿新諸君子之業勤矣顧有記將孫又言劔學之重新延平之修理龜山雙峰之克復皆府判力也余聞而說之爲雙峰言曰師友之際難言也夫子於堯舜祖述之師也顔子於夫子父事之師也子貢於顔子兄事之師也若文公之所祖述之所嚴事之所陶鑄如服衰緦心所自盡也豈後人可擬而議哉文章之於性天道末矣而

或謂其參天地之運關盛衰之數有諸賢不可得而與者若生同鄉學同門倡明斯道上椄河洛為世之大宗其後討論從祀後先揆一則自周公以來未睹有若此郡三先生文靖之為謚者也其於天地之運不知磅礴幾千百年而後一合乎此若夏商以前飂叔安之後廖以國氏又數千年其間生才名世豈皆魁奇迷溺如衡山師而必待中丞公而後顯又必待運使公而後合二剛節惠儼然與三先生壹則徽文公之澤不及此建為

東南洙泗及門之士星連吳蜀孰非語録而躋為先賢

疏為封公翼異為書院墜而復振而又有臺若府共光復

之以有寧守遡觀前代其不謂之盛耶不謂之數耶劒

視建為小然道統之傳發於延平則延平為大順昌在

延平小雙峰尤小然一姓兩公最稱世嫡則雙峰為順

昌大鳴呼予論師友祖孫之際不勝其慨然也太史公

言林之先豈有天禄哉何廖氏之文歷異代而尤盛也

竹坡記

自歐公記相錦以來鄉郡雖宰執侍從罕至而開慶巳未吾鄉平林蕭公以王人起家兼江閫豈惟一時家國異數兹亦宇宙不多見也於是飛渡迫矣環城清野合村墟鎮市生聚可數十萬悍將之烽火一起惟公以家口保之令蜂房蟻丘四望烟綿孰非公之遺愛而公之孫元永復以至元貳卿與歷帥海壖是家喬木將葉葉馬其如初繇是南北之人稱公之孫竹坡如平林迺竹坡自叙憮然曰斯竹也吾祖之林之一也不殖且落何

以示子孫子曰物之為林者衆矣雖受命如松栢亦當身而止惟竹也乃以孫特聞非以遠且多耶是坡坦迤三徑蒼然試游目乎區中其西則金谷之園感時花木連堤接壤避車葢者無路今荒苔斷礎容有存焉者乎稍東為烏衣又東緑野青陰華屋塵空燕徙不論幸而存者館墟而廢飾幽遷蓬集入汙出奴過者奈何也葢夫昔之為林也芳者葩者蔓者條者翠而葱者風霜一旦淒兮揺落亦其遺後者早已就植物而論東南之美

惟此君獨高而况是坡是竹愈厚德以培之勤學問以溉之中虛外直確然當以其節顯庇其宇者猶慨然如有立灑然如執熱而濯也兹非淇澳之猗猗者耶何其閲世暑寒復其初過其祖以及其子也則夫竹之為孫也有不為當世用者耶而又可勝慨耶且吾嘗笑夫晉人之高興也子敬子猷皆以愛竹欵門而或為人所閉或不為人所禮孰如家有清風逍遥其下披襟永日嘯歌命客而俗物亦莫能至焉樂哉歲寒市而隱以此雖

然又有去而為相而憂其竹之不平安者竹豈有不平安者哉毋亦饞者甘其萌削者剕其根子孫不賢者則又引山王以為重植千户以自封又不然者為郫筒滑之肆大嚼恩之雖非戕賊而有一於此則愀然日有不安者矣君起家用世其疎濶恐不免予為記此以是傳之子子孫孫即或出或處雖千萬里外其平安如一日君起而謝曰噫子孫之幸也先祖有焉

小斜川記

新昌羅思敬為我言所居山水之勝翰苑臺折桂峰皆邑望而洪覺範吾鄉也溪流一葉洪以其類斜川也釣遊樂之予為亭其處以詒子孫待賔客庶幾有能賦者焉願夫子大書而名之以存洪辨洪責洪余既名為小斜川又繫之曰覺範者豫章公之無本鉢盂後之王何也今亦豈易得哉使吾及此老與之夜話證寂音續僧史豈非山間世外之一快而俗子隨聲取自標重其於名誇皆若此使人秉塞世方掐邀高尚祈望八百彼為釋

氏傳之其徒則佛之可也派之祖之亦可也爾乃能索之西家爾乃能納之畏壘爾乃能遜蓋公以招其與鶩高慕外跡其人不相接之遠與躬為後學圖示四方者用意豈不蹇陋疏甚而人棄我取雅近自然鄰好新矣為此亭賦者其亦思一僧出處詩詞末伎存江山以不朽則夫大之為文章學問功名節義所以樹當年而風百世者而獨可以已哉

秀野堂記

昔者坡公之賦獨樂也曰花竹秀而野妙語天然豈無名園感麗於此者而不足以當之矣長沙趙公以二十年閒居建第烏衣篦疎種植計今晝錦之堂豈能如前時湖南第一羣山囿之甲乙乃取温公獨樂園詩語名堂秀野而移書廬陵記之余得書而嘆曰憂樂時也謂温公之樂樂耶孰知其憂以慶歷嘉祐之民為青苗保役之世安土之流移永樂之耗敗當其居洛孰非幽憂憔悴之日深衣而起曠然與天下為元祐而一馬二童

之不返是斯園五畝未嘗識公一日太平之樂也意其
花竹猶有遺憾也若公之秀野豈非真所謂獨樂者哉
公之新第幾時矣楊柳苑其成陰蕙蘭芬而如水四時
變態鳴聲朝暮紛倡酬以盈卷撫童稚則已長然而兵
出塞吾不知朝燕坐吾弗與每曉露觀花晚風迎月回
思往時鞭麾汗血烽堠夜驚蹈海之危蹤過河之枯涘
顧疎籬寒碧道傍老樹無不可愛欲憩焉息焉而不可
得今北牕晝倦雪深起晚時時氈騎過門羽書如電世

之事吾不得為吾之事非世所慕不知鄉社之耆英山林之仙隱其風流興寄何如也則今秀野其不樂於昔之秀野者耶而又欲為彼耶雖先代大賢理無相勝吾獨悲溫公之時之志而又以慶此堂此日遂初之不可及者以其生無事之世而當無用之時也即公之父祖可知已彼宅成秉燭日驛平安雖賢愚相遠然以憂患之長逢易功名之不朽後之君子有閔焉於此者吾聞此堂日用修香譜理琴事如不及區區栖遲相望約公

遊嶽且十年而不往則以逆旅之不如昔也遠承授簡誦兒童君實語爲花竹憂幸公筵邀與世相忘余雖衰晚倦遊會當秉興清時登堂聽琴得句長歌歌獨樂樂

大隱堂記

人隱天天隱道天於人如魚水人日處其中而不自知或曰人處天中則聞之矣天何處曰天亦處人中耳莫大於天而莫知此大之所隱止在目前是爲道道故隱凡大隱做此鐵柱黃石厓隱鐵柱堂名大隱石厓自朝

至暮引接士大夫不倦人物之至其室也如肆與市俱興入夜而後息見者皆以其擾擾若此豈隱者乎余謂此其所以為石屋也今聞百里數百里間有木食澗飲如猿鹿者則跂跂然而喜或徒步往從之亦必無不得者今吾日與之處豈惟彼忘我我亦忘吾而誰何者遠矣謂大隱必於朝市亦非也吾生於是長於是耳豈必變氏名哉或曰彼庸也或曰吾東家也而索我於方之外者亦有所不足索矣雖然為石屋易欲不為石屋難

勞其身以為人而人安之故曰為石屋易一日闔門静坐而人有窺之者矣故不為石屋難昔魏鄭公李鄴侯輩皆逃儒而入於老故混若以老為老已不得謂之隱矣介子曰身將隱焉用文今名堂曰隱已不得謂之隱矣惟不為木鶴不為鵩客不為金門待詔不為五將軍佩印斯堂斯日必無是事而是事亦必不以及我即所謂大隱者如是而隱矣凡市門隱非庸人非方外故能識某屠某傭甚至知其國兵符所在與美人意中事如

指師材不辨狡獪此事亦姑置獨有一事為大隱過計遇祈孔賓呼勿去眇道士來勿失回道人共住勿怪

朝陽書堂記

同年資中張君壽父尉吾州永豐攝永豐最後攝永新用之隱然如當路甚乃以此得奇禍不悔其後又官武昌城破為諸生灌園而諸生起從之遊與之言性命道德至久而南北共杓之為之植屋數間於黄鵠山中學宫之後東面日出君壽於是榜之曰朝陽書堂而馳書

於盧陵求記朝陽者天地之仁氣也自或者以鳳為鳴陽而詩人之意失彼其鳴也高岡也非有取乎朝陽也若梧者感仁氣而生而亦與耳今之名堂者又非取於梧也非鳳非梧吾且指朝陽而言之子以為今之扶桑者即昨日之西山者乎非也日雖久照若其淪於倒景也則亦魄耳故有聲如雷既夜半而陽生焉其得諸陽也如鼎益五合六聚而後出於人間世為升其升也至再三焉而如春孰知天地之為此也有甚於為人者乎

而觀海於東南者足以識之矣彼以地下如人間晝者非也陽之為盛未有盛於人間者也故其道文明人初生若日初出今吾與子逢逢然而日入於槁其又有補於東隅者乎其亦頹焉竢焉而歸少休乎彼也則人之所為其不能與天相似也亦在乎此矣凡人之不能忘者在宿念生道日進而日新其昨日者予忘之矣雖豐功盛德大有造於其時者亦忘之矣士方少年起書生涉州縣閱當國人物事之成敗懐惘惘而如夢其可為

悔悼可爲噫笑亦復何限今夫日之照也徧天下歷萬古偶爾塵霧晦靄光景薄蝕寧能復以爲意及其輿於平旦之氣也皦然赫然其如初則求日於昨日者不知其非矣是謂常清常明是謂性體彼其洗我也如此使吾八九十則已老使吾鷄鳴爲舜不更少乎而蹻洛而涕洟而鼓缶而歌曰日昃之離歎吾老而悲吾衰則其對朝陽也如愧之矣朝陽者日日之春而日日之古也凡過而不能改者吝也而不能忘者亦吝也予今之日

非昨之日矣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予也城巷之幽居人也晏而起大如車輪非東方既明者耶而已不得謂之朝陽矣斯堂左鳳凰山右鸚䳇洲蜀江浩然推峯而上雖視吾所見不丈五而早而已不得謂之朝陽矣欲觀日也觀於山欲觀日之生也觀於海海者地之至下者也而少陽生焉諸陽聚焉人人有是海而不知朝陽者日之可愛者也過是則杲杲矣以陽事陽也朝為近抑放勲曰寅賓出日日之賓也我為主

必有事焉曰敬敬已而已矣是則朝陽者未嘗不日在乎此而不必待乎彼也

茶陵陳公俊汲古堂記

茶陵陳公俊之曾祖商霖爲書堂於所居怏閣之後其鄉人段左藏名之曰汲古記之他日艮齋謝公又記之縣淳熈至紹定築茶陵堂廢後五十年庚辰而公俊始改居城西復汲古堂存二記慨然曰吾恨欲裹糧挾冊一至於廬陵不能也有長沙之介曹氏儻得一言如淳

熙二記者子孫如有聞也敢請予笑曰若稽古若稽古遠矣請以令喻予居鄉望焉有意乎後進之士也每屨二及門無問識不識得其風神小異間或悉其氏名所業欣然容之其必有以啟我然寒溫時事而退甚乃不及時事既出門初意失然予又懲前客病予訥為之津津然援往昔聞見雜以近事已作萬一其鄙質我橫從我然弱者唯唯彊者語他謂初見然爾後相見復然至甚相得謬稱門人復然問猶汲也常言曰學問學之道

問為急雖有冽泉非誠心渴則其洞也如棄棄非泉病也渴者病矣渴有至有不至不至可忍至不可忍也愈知味則愈至子貢於兵食樊遲於仁知陳亢於詩禮問則至不問不至也汲之為道也愈足而愈不足汲有不足道無遠陳良北學中國郍根矩舍東家至安丘歷陳留頼川汝南涿郡趙景真起孺子遯二親為嵇叔夜走山陽古之人古之人其渇名士也如此吾可以望之閭巷之諸君也哉近年每過使客聘予講予謂講者非自

陳已也使諸生各以其疑問必有疑也反覆從予得之
不得不措也是為講然而問者啚矣何以待問者渴而
問者啚也有得少而自謂已多者以時文談經經者給
時文止飲河者驕若不可復進也又有求之之過者惑
道聽而哀晉都守成書而信燕説淚恒者必求深彼恒
也本不深也苟不知其汩陳則汲亦病不汲亦病故吾
之於古有不然不然於衆之所然而衆亦謂予不然至
淺者記問也有泥且食以為不易者焉典故是也至深

者義理也有穿穴旁通而當道塞焉傳注是也夫予亦何自言之非夫遠者之爲汲則予狂不至於此凡古事無所不有得其情者或寡陸羽知水無味有味無味者味味乃至也今人不知水自羽發之勉之哉古者腐也

汲生泉

善堂記

自韋絃易佩以來有志於改塗易轍者即美言尊行無不用其取於他山之石者則又驚世絶俗至乃使人不

敢稱楊侯克恭獨以善名其堂初若無所謂者然槩乎其無所不包語焉而不可勝既豈不廣大矣易直矣純粹精矣侯以予粗知字義謂予一言予益敬之愛之為之言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繼之者必善也苟於其繼之者不深識其所以然則必漠然而無所可守矣始為仁義禮知者誰歟求之性初性初無是也善而已求之晝前晝前無是也善而已善者念之動也雖天地之分亦念之動也方其動也我且不自知其為誰亦猶未

動之先天且不自知其爲道天即道也道所以爲天也而吾爲道之子所爲繼也繼猶春也春之於物其何所不至而豈有不善哉人見其無所不生也不能無善不善而不知其不得不生者皆善也而豈獨私於人哉而豈獨私厚於我哉吾於此見天地之量於此見命之流行自然如不得已於此見性之於人本皆如此而横論爲惡調停爲混者皆未嘗返諸其初也泉初出猶雲初興豈下流之謂哉必有察夫動之惟微而後知其爲中

也雖不離乎喜怒哀樂亦未至於喜怒哀樂故仁義禮知皆不足以形容之此則善之為善也善者道之所生也吾赤子之心也亦猶人生未有名字所知者其父母而已則其去父母特未遠也字之又字之其號名殊而所生不可知矣今之言性者皆字也心言仁仁言愛愛言覺覺言公德言常常言端端言幾幾又轉而元而通而復則字之字也向之員者猶有以為方也而清者不可以為和矣父止慈交止信非不足以為為善之所止

而謂善之為善止於此則不可葢有止於此而不足以為善者矣故家有嚴君而大人者不必信嗚呼不明乎善則雖執中猶執一而况愈支愈離愈辯愈惑令世之所稱者以并包為善而又以巽懦為為善之人則殆於認惡以為善不知舜之善也有若决江河之勇樂正子之善也優於天下則善之氣象為何如也倘於學問既得於念動之初有以達性命之藴而又有服膺固執之力不得志獨行其道屢空而不悶昔者荀息之言曰人

之為善誰不如我范孟博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後之君子無不有感於斯焉楊氏自四世三公為蜀聞家僕青神人

中和堂記

河東李士弘剛果好義人也其來東南徧參歷試充然如有所得然余有所不能知也書來語我中和之堂曰堂吾家也所在而揭焉有一言而可以變氣質之偏者不敢忘也惟吾子之留意焉抑中和之義弘父何不知

也余豈敢以諸賢之衍義復出之乎然自讀中庸以來有疑於朱子曰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泰身者天地之一物豈復有天地萬物在所謂天下之外而獨寄於匹夫一人之身者哉葢勉而學道學而有得而後悟天地非吾身外物也天地之物備於吾身而心之經綸又有天地所不能為者就其所不能為者則亦猶一物耳不知吾之所以物天地者安在而自淪於一物則不知性之罪也今夫陰陽寒

暑雷霆風雨以致於沸騰壓溺之變何所不有而不足以易吾性之所存是謂彼亂而我治由其治則雖天地待我而正萬物待我而生故在舜為璣衡在夫子為春秋璣衡在我春秋亦在我非外物也民受天地之中不知天地亦行乎此中而不自知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中也天地何所依依於中彼非中不立吾以此身為天地中是其所謂道者亦依於我耳莫妙於陰陽動靜莫神於陰陽動靜之間動靜之間其間無物猶五常之信

四時之土中者天地之土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動者也喜怒哀樂猶家國天下其未發也正心誠意而已吾能正心誠意耳而家自齊國自治天下自平知此則喜怒哀樂亦非吾之所能為也順此而已今人知喜與樂之為和而不知當怒而怒怒亦和也非怒之為和而和者未嘗不在也猶當哀而哀必哀盡而後無餘憾也然此豈動心與忍性之謂哉知其未嘗動則亦有所不必忍也故夫大寒大暑烈風雷雨人知其過不知其和

彼其宣導湮鬱開闢變化不若是不足以有為故在當日為過在一歲言之亦適和耳凡吾所言非傳與疏也道不可須臾離也而亦未嘗離也吾嘗言之云爾復為弘也誦之彼忖為過不及以為中又以其勉強不妄發者為和不惟不知性亦不知道

德熟堂記

俗儒泥古敗誤事容可救若俗醫不通變存者立斃然不悟吾豈敢勸人服聖散子哉亦身所嘗試而驗自不

能不為故舊誦之云爾余茶然受峻劑苦滋補無甚效殆弱甚非藥罪去冬偶失血賴三建旋愈自是雜茸附以為常顧愈弱惟蕭尭則戴兼濟脉之健疑熱乃少用寒苦耳根痛微腫忽痒掉寒甚意亦風熱常證耳然視聽憒憒中兼濟進涼藥屢以盌初不謂其大黄與芒硝也既屢下熱退而體逾健問補藥雖參朮不用直健飯而已吾平生燥脾而食不進復少睡眠至是甫進食知睡味耳兼濟辨證審不盡言尭則兼言其理以為抱補

藥非治也堅積去而榮衛昌不補猶補也古法惟汗吐下三安有不吐不下奉

㑹錮滯而以為中此固瘧痢痞膈蠱瘵之媒也彼初病有此哉令人輕用巴毒而壹不知調胃與承氣之何説余因其言證之經論良是由是復閒御凉劑以為常而日者又足膝冷且疼甚幾悔豈不弱證明甚兼濟乃復曰敢不凛之僥倖不可再也然少下即寛一下一寛而諸證失余前病熱或雜補所致令病豈補罪哉往往南北混而地氣遷復有病如予者

復有病甚如予者無不以下故蘇而兼濟損益復自有理此余所身試而目睹者也非身試與目睹亦不敢為他人道也於是戴氏之為德熟矣德戴氏者幾人矣德熟者予取坡詩名其堂者也凡試人病初愈如德色非德色也亦自喜也試愈多及愈衆則向之德者愈忘之矣殆不勝其德矣此如輕車舊路入手如絲又如合久知心不問已悉其熟矣斷可識矣雖然亦必有未盡識者曰謹一日如初不害其精也熟愈精也熟而忽焉非

也熟猶果也始種而有欲果之心不可果成矣必遲之遲之何也熟故有味也熟矣而不盡取不盡取何也多故也已不取而人取之則亦喜何喜也喜其傳也有東方生者三竊之而樹不知多故也吾為子記使得其說而通變用之者人人如東方生焉要亦子之果也

致樂堂記

致樂堂者濟南潘氏事親之堂也景梁之言曰昔者吾父之依依膝下也先生長者喜而名之迄今吾兄弟四

人委質南北雖歲時望親舍即相聚拜家慶愈遠獨斯堂也常在予目願夫子道吾志且開後人余曰是樂也人常有之而莫能致也其致此天也孰能得此於天天固予之天固予之而恃此以為長忽之以為常人人有可致之樂而莫能致也則亦未有深長反復言之者也令夫人生有不及見父母者有見其老而不及養養而無救於其衰且病幸而無病有貧不能仕仕而不能待者又幸而能待則有身為親憂或中夭而遂棄之以陷

於不孝皆物理之常然情痛之必至天命之所不可知而人事之無所奈何也人其有不知此者哉知故樂也抑是樂也人能知之人能知之而亦莫能致也有愁苦澹薄而莫能致者人亦孰不欲儉非儉親也以曽元家學降而徹不請與彼身為君子至終身不忍挾纊後之聞者傷心焉雖其志誠不得已而可憾同也有憂患隅絶而不能致者幸不幸天也而亦有人事焉長沙之望長安也徒顧焉一見其土柳子厚於劉播州至矣復不

知誰念子厚者則所樹立使然也有愛憎相倚而不能致者弟兄孺子之愛豈人所能知哉思李令伯願為人兄之語復有不得已而屬之其弟如范孟博周伯仁者此其可言者也而亦有不可言者焉余為人子言務極其所不能致使登堂者不惟有無涯之懽而亦隱然有不盡之懼夫余也凄凉天地之間者也蓋子路之悲臯魚之恨頡封人之感誠喟然不釋乎吾心而一以微詞發之則幸其未至於此者其欣喜滿足當何如也昔者

孟子之言以為雖王天下之樂不與考古人倫誼至家國猶可憾意亦外物之為累也夫致自致也自致者内盡於心而力無不足令人所以奉其身自宫室妻妾慮無不極分願豈父母之樂不及此樂則樂矣獨言致則未也故詩人諷道又必至於兄弟室家之際而夫子復因而警切之曰父母其順矣乎夫欲樂其樂者亦必家人婦子交盡其愛也致者推極之謂也無不可以思焉

彭希呂亦樂堂記

客之出於安成者曰彭希呂好客何其聲之藉也希呂復爲堂曰亦樂余曰豈非樂遠方來者乎希呂曰余安能有餘以及客哉顧塗窮僕痡何有何亡連床聽雨行吾素履干戈息跡來者斷鴈吾呻吟牕下周旋故我又未嘗不友古人而屬明月也吾何客之有亦欲狂歌痛飲芳時暇日而北阮貧南杜絕蕭然滿目余亦兢兢保鄉閭奉遺體之不釋蓋無食邑於槐宫無征西於墓上而驃騎者莫余加醉尉者莫余呵則又未嘗不自以爲

樂也余聞而壯之曰樂哉斯人若然者獨亦樂窮亦樂憂亦樂今人亦安能知客之樂哉故有辭左元放出者有逐王大令去者不樂有客則必樂其為獨矣而未見其樂也蓋觀書無味而欲睡則棄書睡耳若夫窮乃憂也未有不憂其窮者又未有能自憂其憂者如顏氏之子衆之所憂乃其所自樂也有石季倫者見其晝猶惡其窮也曰士當身名俱泰不知金谷滿盈俄而為墟身名謂何亦悔焉而知愧否千載之下有晝季倫者否貧

果憂耶必以衆之所樂為吾所不樂亦非也衆之所樂吾亦樂之顧其道亡繇耳則古人之餘樂也古人之所自樂者既終其身矣我乃得古人之樂樂之是亦古人也非歟凡有待於外而樂有不樂者焉意亦非今人之所能知也雖然窮者無余如也本余樂也君亦樂是使余何樂也或曰君嘗敎萍鄉令又掌表諸生蓋達者非窮者

後隆堂記

後隆堂者永興劉氏丞相楚公之大父所興也方叛據從横中立保境曰吾免二國交兵活人多矣子孫當有隆者葢一再世而楚公生後二百餘年而永新有負芻之禍衣冠殲馬井邑墟馬又十有餘年而丞相之遠孫振奇復建其堂於故基曰後隆有老人者感而嘆之曰未可知也其相門復生相乎後之為隆者未有復隆於為相者也雖然何必相隆者非必人爵之貴也使公如卿卿如長亦足矣不然武子之施已没而巫臣之美始

生於是振竒瞿然曰吾何徳以及此亦惟是前人之名堂者不可失且詒後人令吾匹夫何能有一介之積如度浮蟻而可必吾後之更隆哉老人曰又不然也處今之世公相可能也長不可能也人亦何必為人長即窮居内省不設一念一念度衆生度其福徳乃亦與活千人等彼所謂公相日所為事無非取於人者取於人者是養人者害人也夫如是故禄盡道窮未有興者而詩書白屋如歳方春如日方升彼豈嘗有意於為善哉能

無過而已且夫人常有幸人之心不妬則望使吾日活
一人不能而幸夫人之不活者每每如是未有不自知
也亦未為不損物也是寡過亦未易能也曹大家有言
天命祐善灾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
若一體也今子生於晝行錦繡之鄉而立乎兵役荆棘
之墅然獨饘於斯粥於斯身為遺民代守墳墓固非昔
所謂隆者也而亦豈有絕哉子亦思之乎全范陽者范
陽百姓也救外黄者外黄小兒也彼百姓小兒猶若此

而豈有不能者哉徐秦皆祖栢翳而遜者特綿則後之更事者言之有不願於隆者矣余聞老人言始而驚中而悲且懼因盤桓反覆自國初至此重為振竒也記之

玉笥山清音堂記

余初入玉硐見其山田曲折草樹依微歎曰使此泉生閩浙石壁間皆當琮琤洗人耳矣既至永天如萬石公家高明臚分門巷周迴乃若與山不相接者使人曳行所至如見叔夜水邊栁下而去往往未離人間意也末

至清音堂問木魚道人已出廖南山在焉觀其樹立顯敞蘊塊丙舍稍涉屏後則山石蒼寒竹樹層陰有天竺呼猿雪後之趣時主人理茶事獨二客從余坐久悄無餘聲客曰宜琴恨不令壁間琴語也余熟視壁間耳目蕭然方悟無絃之妙以不聞聞殆又勝於聞也此日此堂初見此山後二年木魚以其師請記曰堂後書堂峰梁昭明誦左太冲詩處也余笑曰山水不如是也即山水有清音五字亦世間常有此語直托之太冲能道耳

是雖可誦何必聞乎其聲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惟得之天然者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醉翁之聽泉聲也如操而沈遵之譜琴操也如泉政使高下壹如泉聲而醉翁之醉遠矣又不知翁之於是操也如當時所聞否山間石上盡日無人鳥啼花落之外屬有泉聲泠然若衆音會其斷其續猶之無可奈何而山之為助也多矣不知者以為湘靈之環珮耶抑點爾之鼓而希鏗而舍也一入乎耳神情灑然但覺餘音之皆贅復有雍門悲

彈華亭清唳亦不願聽之矣此豈可以尋聲而譜累句而作哉吾嘗謂陶弘景卧聽松風比於浩然之氣為有悟入松風往矣而曲肱者猶從之也此其在覺夢之間也盎若浮若遊而不如其誰我松耶風耶其亦出於山水之間耶於是木魚躍然而起曰未嘗聞未嘗不可聞也歸而刻之堂上

靜逸堂記

逸者自遺於人間而人亦遺之如子房學禮於滄海君

得力士扁鵲受藥於長桑君飲以上池之水夷門隱者能知魏王兵符所在與如姬所甚恨不言之志此人皆察於世變達於情偽勉强成就出於偶然不為險巇變化高尚竒節而人謀鬼謀賢於蓍蔡遠甚彼其初皆有以自善其身不知老之將至平生倏忽困窮邂逅不知其所從來既疑前此未必有此人又疑今者未必無此人也吾嘗謂虞翻解印去官鴟夷身泛西子其感慨憂患與人同而長往輕舉與人異以其人為必不死者豪

傑之見也而亦莫知其所終也然猶未入於方伎也不如何許老父哭龔生八十而夭自是隱者如有術而術者亦隱至閩山林龍德皆如燕齊海上怪迂之士使有道者噫笑而不平好奇者想望而不及故樊英見列於高藝焦先得附於耆英呼祁孔賓者如神人事陶弘景者為別館不者亦欲馬俛馬若無足稱馬嗟乎此中庸所以不可能也胡氏稱靜逸者如其字其言靜逸劾鬼神致雷雨前有某事某事籍何甚也及與之遇澹如常

人正平平耳問其所以能無能也靜而已法亦無法也靜而已視其貌如其心夷然塵芥物我出入光景為樂使在十年前見之兵間可與合好解紛亦若無意於人事者然皇皇求丹學道或疑靜逸未見其逸余笑曰此其所以逸也古有行山如夢人至聞其鼾睡聲者晋人有言是中故難得睡處放懷宇內悟則皆道此所謂顛沛造次者令人學靜更覺靜之為煩因其伎進於道樂以所自得者記之夫靜逸則自遺於人矣未必人亦遺之

也以其有無用之用也其亦必不免於用也

二樂齋記

趙氏自常菴來言行為諸君子所知其子孟僴取孟子二樂名其齋志意復如常菴葢望而知其人也或曰為爾亦有何樂敝衣曳屨泊如旅人慮而後語不自得一笑終身行乎憂患凛焉窘拘而不知免之何日藉是可以為樂乎則區區者不樂於此矣余笑曰是樂也非人所能知也猶其愧其怍亦非人所能知之直自知之耳

惟不知愧怍則自以為不愧不怍及欲其愧怍亦且不可得耳立乎衣狐貉者之側敝緼袍而不自覺者必其所自得者有在緼袍之外也吾何幸斯人之不愧怍吾惟懼斯人之不得樂其樂也樂莫樂於無愧怍而王天下不與焉故人悦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而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之猶憾令人可欲心動見便則奪遊乎枙亢之塗而立於射羿之府自以為能者之所必取十百之所不如然瘖聾神泣芒負形穢逮其運衰智失

鬼責人誅洫然如大澤之天亡江東之不可復渡也其於樂不樂何如哉雖然待悔而知者夫人也必天知人知而後俯仰無所容者亦夫人也天猶人也人猶已也則不仰俯而知吾事吾心而已天與人且安在哉人能知不愧怍之為樂則視世之所樂乃皆愧怍耳柰何以愧怍為樂復以吾為不樂哉昔有為王獻之禱者欲其自陳獻之云不覺有餘事嘗幼安過海幾覆舟獨以為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之報吾嘗謂此二人者庶幾為寡

過耳此非人所能知也嗟乎人之所樂吾亦樂之退而有不能堪者焉故不樂也吾視近年有傳稱長樂自以為天獨厚之者有車騎誇人侈然而謂門户方興者其不羞不惡極矣而由君子視之跡其所以云爾者不能不自飾也其良心也未有無愧怍者也人能知其所樂之自不能無愧與怍則吾之不樂者樂矣夫欲為吾之無愧怍矣而又欲為彼之樂可兼得耶

節庵記

不言而躬行者死節其至也當是時也無著龜可決無婦子可謀無身後榮謚可願無君父簡書可畏無子孫後望可期直仰天俯地自行吾意而已而萬世而下猶屑屑焉議之然不然盡未盡蓋寥廓藪澤之間可以一笑亦不足辯也昔者吾嘗恨川洛諸賢之嶺海也其後老奸竪孽託夢天人享有太平之福者終其身其後播遷絶漠自李侍郎外無一人死者以此羞當年而輕中國使黨錮猶存理不至此若近年蹈海之禍則名士大

夫無數如金堂賈純孝闔門陷歿乃與其祖西和府君死節相望於是可以張吾軍矣其視全軀保妻子者非夫不言而躬行者耶豈惟賈氏芳栁東都光按賈氏祖承議公當紹定辛卯倅西和西和陷朝服與家人死者十二口事定慰其父京秩而録其孤賛有忠孝之褒故二賈以昌忠純孝名俱第而孝以麻鞋見海上塡崖山是年巳卯上距辛卯四十有九年使坡公復起賦賈梁道當不恨於無孫矣悲夫盛哉昌忠為吾州教號節庵

出諸公所為記述初得見其弟名此在他時宜有榮謚後望者顧吾黨不得不公道傳之而北方之能言者尤極歎仰比之趙池州夘發李長沙芾三數公馬此則公論在晉乘之外者也嗚呼吾著君單閼之歲曰西州忠孝賈氏亦以雪西頭亡國之恥其自狐射姑以下實寵嘉之節庵勉馬

意樂記

歐陽經叔自英英塲屋已學棄書嗜山水如舉業嘗應

擇地科累舉如志當其時學步者欲得其還盼不可科廢度無足用吾學繇是登臨縱觀旁午歷試凡親若友有往助後罷者必經經叔而後無餘憾焉間持一扇求予書意樂且記問何意曰吾家醉翁山水意也余逃空谷久聞足音如墜倦且厭甚矣聞君言落落特未喻經叔曰不然山之在天地間一高一下如馳如伏非無為者而未有知其所為者何在而吾能知之玩其成形如規輪得鐻或穴不得處如敗棊取勝更妙一樂也吾無

所用於世則已矣獨環視國中富者如傾而莫之止存者如阬而莫之救誠悲傷憤歎幸吾術見信不謬而能使朽者殖絶者續敗者興寧惟吾世而止將五世十世無窮之思亦無窮之潤二樂也夫行吟澤畔而無益也登華傷生而無聞也孰與放懷壙埌游乎趙文子之所觀與黄帝之所休蓋得吾波者為龍得吾佩者為仙吾聞其言亦洋洋然動心焉遂欲布韈青纒其間日從之以忘年而濟勝之具不進復且焉止君長余一歲已具

老態屬行田間見其屨榛莽遺寒暑如獵得雋夫非意樂不至此余於是得所以為君記矣抑吾黨相與言必有益於遠者吾嘗使人視天台賈氏墓見其葬蛇形迹田中者黑如霧其族無敢拜拜輙禍殆政得其毒處也而吾鄉永新孽劉之祖適似之甚哉或以毒天下毒其邑令君之用心誠溥矣其事誠足樂矣若此者亦願之耶深山大澤何世無之竅混沌者如有悔矣舊過武夷所謂仁智堂者得山水佳處吾欲全君樂以附於其所

謂仁智者故竭亹亹焉吾言如苦非經叔莫能喻非經叔亦莫能用吾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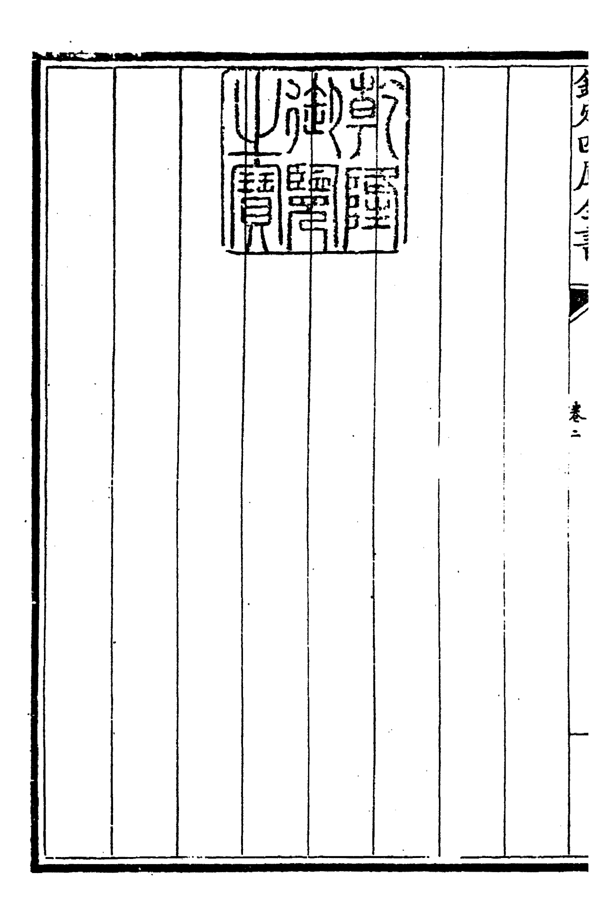
西山雲壑記

道録歐陽士鼎言祖師淳熙左右街道録太一宫主皇甫居中以道行升聞入内主醮事對揚太平護國天尊聖號聲振簫幨大見寵遇御書雲壑二字又賜以詩今百有餘年墨色如新宣押奏紙尚幅十餘故在藏閣昭回西山夜光而未有記敢請盍諾矣而未及作有問者

曰此皇甫亦有何異徒以音聲動𥨸而天聽沛然如有得於此何也某對曰此大聖人之所以異非可以聞而識也李鄴侯讀書衡山中聞高處嬾殘誦經聲前悽惋而後快樂驚曰此必謫墮人也將去矣亟就之得爐中半芋人天哀樂何與於經卷而察之至此此豈師曠六律五音之審子期高山流水之知而已哉惟鄴侯知此僧惟此僧知鄴侯而非斷乎知也孝宗天人也其必有所感矣明衣濫竽前喝後于空中遺音何足回首深宮

蠖濩龍見雷聲其徹重雲而揺閶闔耶帝亦俯然而聽之矣而謂聖人不知耶則是師之精神氣志有出於聲前者矣魯君之呼而門者知之彼微者之知君况君之知微者乎此固不足深論獨前代英君有愚於求神仙而荒於頌功德者其究則甚於聲色而國命隨之天豈離於人而欲昇山何求於人而欲禪下不可以語童子而高可以感帝王惟我孝宗與諸老為師友其於道心執中知其一貫故時時接於方外足證自然而所遇所

求亦不過如所聞而止其不蔽不淫不詖不此可以貫徹宇宙為萬世法若從是而合儒者知耳入心通之妙則物無不該仙者知盡性知命之同則理無不在以此想見乾淳之際如孔老孟莊同時雖深山之中道家者流猶有皇甫高士而人不知觀其正大所感豈肯如化人幻世以亡國之音為月宮之樂欺天輔亂雖其事至微而意亦可識無不足以為鑒於是問者稱人天師而退退命士鼎書之


乾隆御覽之寶